

元
風
雅

元
風
雅

宛委別藏鈔本

故宮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十九
公分寬十三公分



元風雅集引

易嘗輯錄

當代之詩見者往往傳寫蓋亦疲矣咸願鋟梓
與同志共之因稍加銓次擇其溫柔敦厚雄深
典麗足以歌詠太平之盛或意思閒適辭旨沖
澹足以消融貪鄙之心或風刺怨誹而不過於
譎或清新俊逸而不流于靡可以興可以戒者
然後存之蓋一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不失性情
之正庶乎觀風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
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閭巷布韋之士言之

善者靡所不錄故題之曰

皇元風雅第恨窮鄉寡聞采輯未廣烏能備

朝廷之雅而悉四方之風哉姑即其所得者刻
而傳之云爾至元三年正月初吉建陽蔣易書
於思勉齋

與同志共之因辭以金六卦其品素遠致遠
當外之於身香卦卦動萬益亦無矣海城陸
長書

元虞翻集卷五

元風雅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詩人以鳴 國家之盛雅
頌二南後世蔑以加矣在漢時則有樂府在魏
晉宋時則有選詩在唐時則有河嶽間氣諸集
亦皆鳴之善者也大抵氣盛者聲宏地廣者風
遠德有厚薄功有小大聲音不得而遜焉士大
夫生當其時濡耳染目動諸中而鳴于外亦豈
人力之所能為哉

聖朝混一海寓疆理萬國有三代所無之天則
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詞章兼以承平百年教化

決洽洋溢發越形于聲歌固宜與生民清廟並傳而陋東西二都矣今文獻故家與晨星俱泯而鳴於時者復如好音之過耳他人罕得而聞焉豈不深可惜哉東陽蔣師文甫始集

本朝諸公之詩凡若干卷名曰皇元風雅徵予序予讀之見其優游不迫有若古樂府者焉冲澹自然有若選者焉音節鏗鏘詞語雄渾又有若盛唐諸名家者焉辟如大塊噫氣周旋于扶搖之表而鼓盪乎蒼莽之野天聲地籟翕然並作清濁高下雖有大小之不同然其得于所感

則一也嗚呼盛哉我

朝之詞章也因一代之詞章而知一代之盛治
則此編豈小補哉雖然達而在上鳴于朝廷者
其詩易以傳窮而在下鳴于山澤者往往不可
得而見此十五國風所以難備也予在京見宋
御史顯夫集詩二十年得百十家欲刊諸湖廣
猶日延四方之士而采之惟恐滄海之有遺珠
也不知今已鋟梓否耶師文有志於是安得并
求而刻之以備一代之盛觀云至元四年戊寅
閏月丁未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黃清老序

元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近於詩矣類而

求焉是為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于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為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于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焉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抑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
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耳昔者盛時
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為歌詩光著深遠其
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
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
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
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
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
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

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嶽之氣全太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于文章以為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或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宋褰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為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

著

皇元風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為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為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豪芒耳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為學苟不肯自止則

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為未可遽止于斯也至於
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求
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
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在芝秀亭書

至云子甲大自三日蘇蘇集必之喪事書

所給給智之問若亟蘇蘇去之損益國之幸也

其去子蘇蘇蘇蘇其未給也其言其蘇蘇所吳以

其去是利王夫之資以蘇蘇其夫以蘇蘇其夫

其去其夫其夫其夫其夫其夫其夫其夫其夫

元風雅總目

第一卷

劉夢古

許仲平

第二卷

姚公茂

郝伯常

荀宗道

第三卷

姚端甫

盧處道

周景遠

牟獻之

鮮于伯機